

皇

明

書

皇明書卷之二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下

傅尚書珪字邦瑞直隸清苑人成化中入翰林爲編修弘治中進左中允正德初逆瑾惡翰林不附已以修會典文訛降修撰瑾誅復中允後累吏侍郎時冢宰楊一清樹功名奔走趨附而一清亦頗樹其私人稍通餽遺珪數爭其不公楊弗堪越次陞禮尚書實遠之也是時大學士李東陽與宰楊交厚善而李公壻爲儀曹郎前尚書遇郎中謹恣其

爲常字而不官珪案其廢法數朴責其胥吏摧之  
乃遷閑曹避去 上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庭籍  
籍聞之然無徵以諫一日忽內陛下部番僧請腴  
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書大慶法王與 聖旨  
竝珪佯爲不知者執奏言大慶法王何爲者乃書  
與 至尊竝袞 天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當誅  
寢不報田亦竟止優人減賢被寵能軒輕士大夫  
士大夫咸與通乃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又請改教  
坊師印爲方珪召老優更事者詰之曰爾優敢壞  
朝廷法爾寵可常保否誠壞之爾後禍無旣矣皆

格不行會以格內臣監鑄者勒致仕語具 帝紀  
中卒遺命無請後恩嘉靖初贈官保謚文毅中書  
舍人何景明言往禮部視六曹事最簡傳公官尚  
書奏牘特煩於五曹蓋其諍也崔文敏言詵在南  
封部與太常玘論閣臣孰稱羅曰能割頸者稱矣  
言仗節也問今之君子曰邦瑞銑時謂傅公直樸  
木人羅言殆過激也後徐考乃知羅先識云

王尚書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幼敏悟絕人書過  
目輒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  
致之佐書府中段太守堅見史書奇之召問史史

對曰史里中子王生書也堅召見曰子風神清徹  
豈塵埃中人耶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  
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異日  
當以文章經世者非舉子業也發解河南第進士  
筮仕南戶部出納倉庾榷舟督稅皆有條衆益目  
爲全才督學山西九年教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  
末簡約條束務正已以率人生徒請益因材開發  
恒竟日不倦不率教者懇惻誨諭得改悟輒喜士  
以故信嚮 孝宗知其名嘗語劉尚書言藩臬中  
如王鴻儒者可大用尚書對曰信此人才行不易

得正德初乞致仕賜告歸故不及闔瑾之禍四年  
家拜國子祭酒憂去七年家拜吏侍郎居嘗言惟  
誠與直可以濟大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  
無益也時尚書陸完有才名顧頗與宸濠通鴻儒  
每與言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意以  
感動完完不說陞南戶尚書是歲六月濠反完敗  
鴻儒方督餉留都至九江間欲遡流入武昌約守  
臣起兵討賊已聞康陵南巡亦憤懣疽發背卒  
謚文莊鴻儒博聞多識學有體要宏裕與衍尤明  
習於國家之故論時務決成敗可否通塞援古證

今如探囊指掌也開誠心待物和而有禮不問人  
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弟鴻漸舉河南鄉試第一  
官山東右布政使廉靖有吏才

林文安公瀚福建閩縣人少穎敏好學成化初進士  
入翰林爲編修弘治中歷國子祭酒待諸生嚴而  
有恩請寄不行故事祭酒膳役銀歲數百金瀚悉  
貯官爲師儒公費爲南吏尚書率羣僚陳時政急  
務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緣傳  
奉授中書舍人瀚疏救御史乞寬宥全風憲之體  
收傳奉旨杜倖進之門忤旨自劾不報已復疏

保固南京重 祖宗根本佑啓 皇儲重天下根  
本撫綏百姓重邦家根本增進賢才重致治根本  
已尋力請老不允正德初改南京尚書因災異陳  
十二事首言 先帝奄忽上賓 陛下親承付託  
隆大孝以先天下政治之所本也 惟任大臣而不  
改 先帝所以任立大政而不改 先帝所貽謀  
斥遠近習力體 先帝之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  
行 先帝之割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 先帝之  
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之不忘生靈事  
無巨細無內外惟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

孝之實通於天下矣次集大議以決大政改州治  
以奉陵寢皆廣 上孝思餘則崇儉德以裕財省  
虛費以甦民增貢舉以進才修武備以禦寇省匠  
一節工清吏防欺而終以廣言路皆時政大者時逆  
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言事被逮瀚獨往送  
贐之金且欲疏直諸言官被逮矯 旨降參政致  
仕 榜奸黨瑾誅復官詔賜存問瀚淳德雅量識  
邃養充至方若圓至勇若怯歸老後家祭必躬親  
不以老病自弛爲詩文渾厚典雅按察司副使陳  
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

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知獨非意  
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  
謚文安子庭棉嘉靖中工尚書

陳尚書壽江西新淦人成籍遼東父食貧爲里社師  
以壽少有異質携就館日教之端坐年十三得遺  
金不拾殖學僧舍精思自得取正於醫閭賀先生  
三舉不遇撫先人遺弓慨然有疆場之志仗劒歷  
宣大關西諸鎮欲投筆建功名已竟登進士擢戶  
科給事中遇事闡朗識大體成化中昭德貴妃寵  
方盛戚黨出入宮掖勢撼京師中官梁芳結妖僧

繼晚撓國政壽抗疏論列下詔獄叵測尋釋復官  
孝宗卽位上六事王端毅柄銓府薦補大理丞閣學  
士嗾御史論沮端毅言壽廉正執法於法官宜稱  
竟調南光祿卿十三年以僉都御史撫延綏至先  
恤陳亡軍隨易諸路將領分定部署軍大振虜大  
入壽設伏阨要害而堅帳壁清野待之虜不得間  
引去伏發邀擊大敗之邊以無事耕耘採牧不數  
月省軍費二十七萬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名戰籍  
中功賞可得也壽曰吾子弟不諳弓馬寧當與血  
戰士同受賞耶敕賚賜加俸一級陞右副都御

史掌南院正德初閹禍作罷歸尋械下獄罰米三百石赴居庸貧不能償會瑾誅得釋陝鎮守內臣廖鏗虐吏民重足立吏尚書楊一清以壽忠  
鯁輕去就起撫陝西壽至陝清勁鏗畏歛戢壽乃召長安父老問得失興利罷害禁有司和市清冤  
獄戢盜賊利病咸剔比遷南兵侍郎陝人號哭擁  
之移日不得行進南刑尚書懇請致仕貧無所  
歸流寓南都敝屋頽垣不蔽風雨卒無以歛親舊  
相周歸其喪子孫無立錐地行路嗟嘆壽性介特  
在諫垣指時政得失無隱雅不喜彈劾人嘗言曰

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易以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  
吾不敢妄言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  
著是時公卿中廉者尚書新城人畢真饒州孫需  
絳人陶琰都御史沙河朱裳裳爲御史時巡山西  
山東有風采不肉食人稱爲長齋御史歷藩省至  
中丞清堅自信士服其廉民頌其惠而知友服其  
不近名正德中大臣多回遹掊克而孫官南太宰  
白首清操皭然不滓琰南兵尚書累試劇煩卹國  
勤民動著聲績每自食惟一蔬中忤權倖屢進屢  
退每徵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箱自隨者數十年

真勤學好問耿介正直出天性屢遭抑壓迄老不爲屈有古人風

邵文莊公寶南直隸無錫人成化中知許州以禮讓蒞政愛民訓士與諸生語至義利公私之辯及忠孝大節敦復激昂聞者感動諸讀書及爲文矩則兩端畢竭許士風蔚起改魏文帝廟祀漢愍帝祀范忠宣于襄祀裴晉公于鄆毀龍骨杖妖巫風教大行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稅籍民至今便之弘治中入戶部爲郎尚書周文端劉忠宣咸所

器重每歲抄會計出納及勾較京邊儲蓄鹽屯皆  
區條具疏上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以身爲教敷  
寬善誘品士精審先行檢而後辭華崇雅黜浮士  
類勃興修濂溪書院改建白鹿洞清學田定課程  
遠近向慕九載滿人士集送如雲前後仕者得士  
心不及也遷浙按察使慮囚出疑獄若干人布政  
湖廣卹災傷蠲逋負民全活甚衆擢漕運都御史  
有清譽不事赫赫名而大小將校畢憚之時逆瑾  
用事寶一無所通又瑾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  
也事連公瑾怒欲阱之閣學士東陽爲力解致仕

去瑾誅陞戶部侍郎寶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  
竭耗異前時心憂之念不得展力經綜請終養歸  
年六十日侍母太夫人恬愉懇欵不異少壯人謂  
純孝云嘉靖中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卒贈太子少  
保謚文莊寶性度端雅貞介夙成未嘗有疾言遽  
色自始仕至老家居餽遺例不苟受室無長物惟  
金石遺文嗜弗解尤惇古學行嘗節俸入略倣范  
文正義田以周恤族復於所居畫小井田扁曰橫  
渠遺意患世之論學者張虛聲號召爲名高考其  
實不掩嘗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

貨利嬉戲事槩不涉心論者稱其忠孝完德云  
王都御史雲鳳山西和順人年二十舉進士官禮曹  
郎清慎効官足不躡公卿之門憲宗不豫羣臣  
請禱祠雲鳳言於尚書謂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  
於老佛宮非禮宜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各率其  
屬以禱弘治中爲祠部郎跪諭中官李廣及異端  
左道倅進者是歲駕自泰壇還廣嗾邏卒誣雲  
鳳於駕後騎乘下獄出知陝州旣抵陝表賢者  
閻殿僧尼寺拆泰山廟諸皆關風化士民嚮之編  
修劉端言副使楊茂元持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

官廉正皆相繼獲罪乞賜召用遷陝西提學副使  
語學聖之要五曰立志曰主敬曰讀書曰慎行以  
五要肅士風以十有一行正士教以九戒敦士禮  
以二十一過繩士愆又立四科以待士立十政以  
收士建書樓於正學書院收書籍資諸生誦讀正  
德中遷國子祭酒以十有七約繩諸生始不能堪  
終乃感戢多成就明年改南通政請告尋起僉都  
御史撫宣大以邊事圯日夜振刷邊吏憚其威逾  
年憂去服闋起都御史理浙醞乃老楊文襄爲冢  
宰時頗私其門生故吏爲御史王昂所糾文襄顧

疏救之雲鳳與書言山中屢聞忠讜近畱王昂一  
跪天下傳誦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  
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旋召見昂既不獲  
卽還而推薦擢用乃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號稱  
賢相然惡羅倫使淪落以死憾岳季方令坎珂終  
身而極貪之陸布政顧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  
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修鑒戒之明後世是非  
之公可畏也一日之富貴可略也光陰之過者不  
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者未必可追也用舍之  
間士風所係竊恐奔趨左右瞻談利達之徒獨稱

功德乞憐直諒之言無由上達故敢布其愚雲鳳  
樂於聞善勇於改過居常儼然遭逆瑾誣贖稱貸  
終身不能償妻子幾凍餒山西巡撫爲言其忠義  
廉節請周卹其家云

羅侍郎玘字景鳴江西南城人博學好古書奇文不  
得雋輸栗例入國學爲丘文莊公所知賞異之已  
舉進士入翰林爲編修爲人尚奇負氣論天下事  
侃侃無回讓雖官禁近激時事輒疏論列給事中  
龐泮主事李夢陽以言事下詔獄皆爲申救中官  
李廣死言者劾諸大臣與交賄當斥逐玘疏以具

瞻仰繫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

朝廷

羞陞南太常卿署國子監通政司所至振法釐弊

一不以間局自諉又文奇瑰負時名人尊憚之遷

南京吏部侍郎上

疏言臣有一得之見非止四

方盜賊衆人目前所謂急者也亦非隱微潛伏而

難知也左右大臣所共憂百司庶尹言官所共解

也閭閻小人外至荒服夷狄無不知者或畏死而

不敢言或以非其職而不得言將以爲已地者則

是亦可爲寒心也哉今

陛下受

太祖

列聖

之付託以君天下六年于茲矣亦必如

祖宗有

所付託而後可不知 陛下今之所付託者何在  
耶前日賊瑾謀逐榮王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勸  
陛下諍留榮王張綵雖狡急於助逆彼知 陛下有  
天潢血屬在肘腋其敢萌是心乎是無血屬在肘  
腋之足以召亂明矣幸天啓 聖衷卒殲滅之然  
瑾滅之後未必無瑾今班行中未必無綵也賴  
列聖神靈俾綵瑾識膚慮淺其迹易見萬一有如  
操如莽者出於其間不知將何以殲之伏望 陛下  
下蚤定神斷爲宗社計以繫海宇臣民之望絕奸  
雄覬伺之心螽斯衍慶麟趾肇祥舉先正歸藩之

義正元良主鬯之觀斯萬世長策也臣言至此惟知重國宗社不恤其他故不文不文故不諱不諱故傷觸權奸雖陷罪辟以至於死亦臣垂死圖報萬分之一也疏上不報考三載滿入都至良鄉以病請得致仕旣歸貽書知舊猶拳拳以時事爲念卒贈禮尚書謚文肅史銑曰往西涯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心景鳴引大義稱責願削門生之籍寧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景鳴于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及叛知府曾興將兵從

討賊力疾與書勉以忠義曰老夫聽捷音地下矣  
嗚呼烈矣哉

羅叅政僑江西吉水人少莊穎從張學士元禎遊患  
世之學者溺辭章無本實而用心於內者輒見目  
爲禪於古人悖甚故學主求心舉進士知廣州新  
會縣表賢儒陳獻章以風令學者誦法政善民安  
召補大理評事正德初以歲旱上封事言臣聞人  
道理則陰陽和今在廷旦夕齋戒虔禱而雨雪尚  
滯竊以爲此天心之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觀  
遊皆有常節故賢妃有鷄鳴之警召喪陳卷阿之

詩此雍穆之所化也今陛下日晏不朝戲狎羣  
小而文法日深誅求日急盜賊肆劇流移載道元  
氣既畢竭矣而猶隔絕大臣牽執諫官使噤不得  
發一語安得不壅蔽而爲大患也哉是以黥劓之  
刑上於夫夫竄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之忠  
先帝倚仗所與共政者也乃編置行伍幾無生還是  
豈勸大臣之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自足以  
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此仁者  
之所不忍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大器也愛惜預防顧可

以不如鳥乎時閻瑾威虐道路以目無敢訟言時  
政者跪上瑾將抵極刑大學士東陽力救得免瑾  
罷復官尋病告歸家居者十餘年嘉靖初始再召  
知台州摧奸惠良興學禮士愷悌宜民訟者至與  
欵欵語利害多解去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禮  
以教民布衣張尺者賢而貧僑禮之上坐訪民間  
疾苦尺具以所聞告僑大喜爲置童僕給侍尊禮  
之台人多興起者又持廉約於是吏部上天下郡  
守治行第一賜龍衣牢醴而都御史姚镆上書言  
方正德初逆瑾擅權大臣放逐人無敢嬰其禍者

給事中劉蕡評事羅僑獨能力言是所謂獨處雷  
霆之下而首擊豺狼之吻者也今遇明聖宜顯  
擢以風天下而蕡僑顧皆以常調遷夫以懷忠盡  
節之臣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擢廣東  
叅政亦竟常調云僑學先寡欲故自奉甚儉動必  
稽道故樹竒履坦不涉浮鄙云正德初瑾入柄司  
禮給事中蕡疏以爲瑾柄幾務決章疏將聰明日  
蔽天下之禍始此矣已瑾爲上言弘治間朝權盡  
爲司禮監及內閣所持上若贅旒然如天下鎮  
守分守守巡諸內臣皆司禮以賄賂舉用諸所得

不貲今替回別擇 上親信而用之令各備一二  
萬金進御於 上自取之也 上信以爲然臣疏  
言用新人不如用舊人譬之養饑虎不如養飽虎  
也又疏時弊大者言今備邊無良策但增年例之  
帑銀理財無奇謀賣及廣東之庫藏今浙江奏士  
無糧餉者數月山西奏歲入不敷所出者歲五十  
萬矣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  
奢國家亦何所恃而不寒心也哉與給事呂翀徐  
昂逮下獄於是南科給事中戴銑等合疏留保輔大臣  
子招權賄南道御史薄彥徽等合疏留保輔大臣

瑾矯旨皆捕繫下詔獄爲民兵部主事王守仁疏  
救銑下獄謫官又明年下御史涂禎熊卓獄拷死  
獄中禎新淦人篤古持禮知江陰治爲天下第一  
徵入爲御史差巡長蘆鹽瑾以鹽貨源厚望鹽御  
史賂他御史入賂如瑾望禎無賂瑾恨之復命於  
朝門遇瑾又不跪遂下獄死卓字士選豐城人擢  
御史居臺中侃侃按都督神英罪如法權貴不敢  
撓巡部廣東貪墨望風解印已抗節忤瑾以奸黨  
勒致仕尋卒卓與李何同爲古文辭獻吉提學江  
西祭之文曰惟斯哲人志超美心如玉如金英其

德音又以爲形亡道孚死生膠漆云自是縉紳往往荷校暴朝門外而言路遂塞矣於是工科給事中閩人許天錫伏所親校而哭歸自縊蓋迫切極於此其後上嬖大同將江彬行遊宣大者彌年吏科給事中懋疏力諫請誅彬不省太皇太后崩乃兼程還宮已欲假開墳復出御史四川人右天柱刺臂血濡毫上疏諫冀有感動疏略言陛下自遊幸而來星變地動災異至不可繆數宣府往反之時風霾特異此何景也禍延太皇天意蓋欲陛下居衰經之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如

此而復不悟則天意或幾乎絕矣卒有變故而人  
心土崩之勢成宣府沙漠本無可樂而 陛下樂  
往豈以其地處偏僻得從情肆欲而無忌耶然行  
幸之後毫髮之事人能道之有臣子所不忍言者  
人君所行如日在天其何能掩抑以輕騎頻行初  
無他虞故往而不止歟然徼幸不可以屢得猝禍  
不可以復防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  
遠棄宮闈大禍潛構利害之說臣何忍驗然實臣  
之所大恐也况今朝廷空倉廩空田野空天下皆  
知有危亡之禍而 陛下不悟故昧死爲 陛下

言之已欲南巡徧中土鉅麗翰林修撰舒芬倡百  
司交諫語具帝紀中而黃伯固輩最稱忠讜矣

王編修思宇宜學太保文端公直曾孫也祖楨好學  
篤文父大平守侏有愛惠思蒙世業少博聞強記  
豪爽自許廓如也已自戒敕求宋文信國公遺像  
奉以出入心師之第進士改翰林吉士不爲應酬  
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才所不能以美辭而眩  
是非吾心所不敢授編修同官有倖進爲臺諫所  
糾者慨然乞別授或尤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  
歟哉正德中上疏言臣聞臣之於君猶子之事父

休戚利害本同一體近道路傳言虎逸于柙驚及  
聖躬臣驚疑以駭至於涕泣誠念孝宗皇帝之子  
惟陛下一人上承宗社之統下啓萬世之傳至  
尊至重不可不謹今朝寧不勤政太廟不親享  
九年于此矣又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倦于聽講揆  
厥所由實惟二端曰嗜酒荒志好勇輕身而已故  
戒懼忘於縱欲好惡由於喜怒威柄下移政令舛  
錯上天示戒人心危疑宗社之憂凜在旦夕勇  
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然天下之荒志失  
業者惟酒爲甚陛下露處外宮日湎于酒廝餐

雜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臣不知將何以備之惟上寅畏天命顧念祖宗創旣往以謹將來防外患天下幸甚書上謫潮州三河驛丞以二僮自隨都御史王公守仁開府虔檄贊軍寧庶人反思褰裳宵赴軍從討逆嘉靖初召復官加俸充經筵講官隱然負公輔望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預伏闕號諫預廷核遂卒鬻其居不售無以爲歛公卿舊僚畢贈之乃殮思年少氣銳於廣坐中指切人是非不少諱已悔之曰柔克之訓自古戒之蘊內熱而復投以剛劑能無狂乎因以改名齊

自是歛譁辯爲質訥赴三河怡然就道夜過瀧水  
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驚求之不得聞歌  
聲乃艤舟以濟久之以被酒時或醮罵露其少習  
恨之益自悔務鞭辟近裏既講學虔州步無妄趨  
目無妄視館僚見其至斬之曰觀白生來矣斬其  
無邇視如禪僧觀鼻端白爲也思持不變曰深潛  
純一之味予恒愧焉忍自改乎疾革妻女問欲言  
止書思母二字而逝卒無子當存時或勸之增側  
室爲俎豆計輒嗟曰丈夫當俎豆萬世胡戀戀兒  
女子乎吳尚書廷舉稱其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溫

然其和似崑山玉呂侍郎柟稱其聞過而喜似季路寡過未能似蘧瑗人謂確論云是時有毛給事憲字式之武進人強學不羣官刑科日思振揚所學以自效時內監擅政柄政日壞請開言路優忠直劾大臣怙勢作威者數人不用以病告改兵科憂邊防廢弛條八事以進以虜深入又陳十二事以災異民隱六事皆先憂荆湘水憲奉使還陳小民死徙湮沒之狀忤旨罰金至諫甘肅不可幸儲位不可虛尤人所難言上自甘肅還頒近臣幣憲耻之力疏歸歸究心性理之學患耳聧與友人

畫几案作字以古道相規切不一及升沈孝友尚禮置義田以給族設義學教之建社倉社學以惠鄉扁其齋曰三近自謂檢制三十年福性不盡除故以自勵云

舒修撰芬者江西進賢人風神玉立眉宇秀奕舉正德丁丑進士第一明年上南巡疏杖闕下出盱院署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芬屹不爲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旣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立裹瘡就道或勸俟病痊乃行芬曰死自吾分敢少留耶嘉靖初起復官會議大禮三疏上忤旨再杖幾

龜抵家卒年四十有四芬平生清苦家徒四壁立  
讀書治事暇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  
嘗曰心術與學術相符懷居與懷利相因怠勝敬  
欲勝義則心死矣何謂學乎蓋悼時學弊也又嘗  
言曆象古大史職也中星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  
主鐘律度量所以治曆也欲建律造曆必也周官  
乎觀周禮太司樂而律曆備矣故於天文遂深占  
星氣應如響黃太史佐贊其學以爲合內外貫天  
人云

黃守永輩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末舉進士授德

安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按律傳經義決獄平改職  
方郎中丁內艱服闋時天子從江彬幸大同天  
下洶洶或沮輦母北上觀變輦題書以鴟夷馬革  
自許竟北上十四年春上將南巡時寧庶人蓄  
異謀日久中官錢寧張銑等柄司禮及中外大僚  
無慮皆與庶人通而彬握重兵在上左右於是  
修撰芬倡諸司䟽諫輦奮然曰本導上爲巡遊  
者彬彬寵勢盛論者莫敢言吾不可捨彬爲支語  
恐上不悟乃疏六事言陛下臨御來祖宗  
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幸又壞于邊

將至于今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  
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乃一陛下不知也  
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  
圖治六事於今爲至急者陳之一曰崇正學嘗聞  
先儒周敦頤之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陛下聰  
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  
反者則好動之過而未聞主靜立極之道也論思  
勸講之臣職在格心而且夕莫以告有不得辭其

責者矣伏望高居深拱凝神靜慮屏紛華斥異端  
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以畱意於學二日通  
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而國家  
之治亂係焉乃近年來臣僚奏牘言及時政往往  
匿不以聞事關權倖則畱中不出又尋中以他事  
往往罷斥得罪夫古之明主導人使言用其言而  
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斥辱之今又不  
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使以他事獲罪是棄之也  
忠言至策誰敢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孰從而聞之耶伏望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

喜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其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將有所忌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其極也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此大亂之道也今陛下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遠近流聞莫不駭歎以爲怪事陛下聰明睿智上嘉唐虞下樂殷周何所不可而自輕至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爲公誰則爲君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非陛下之臣也

伏乞卽削去鎮國公等號名明天下之大分庶幾  
體統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  
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之  
其四曰戒游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畋春秋譏觀  
魚于棠終綱目書遊巡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  
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其不  
可旣而幸宣府又幸大同幸太原幸陝榆林所至  
騷繹財竭民散甚者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亦何忍使民至於此極也虧損聖

德貽譏萬世今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挈妻子  
先避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况今江淮大饑父  
子兄弟相食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及又重從而  
困蹙之幾何不激而爲盜賊驅而爲流亡也哉倘  
有奸雄伺時竊發變在內則欲歸無路變在外則  
望救無及竊爲陛下懼之也彼居位大臣用中  
官親暱羣小欲陛下遠出而不爭者以陛下  
出而已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不然則袖手  
旁觀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  
之心哉誠愛之何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

之救止也伏望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與民更新  
罷南巡撤宣府行營示天下不復出發內帑賑江  
淮之饑散邊軍以歸伍斥不御之女各還其家雲  
旣往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則猶可及爲也五曰  
去小人臣觀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國而喪身  
者也今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  
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  
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于今未已者則江彬之  
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誕傲無人臣禮天下但  
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陛下

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  
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此騎虎之  
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肉彬  
不誅亂必自彬始陛下何惜一彬而不以謝天  
下也哉六日建儲貳漢人有言太子天下本本一  
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且震况于無本其  
何以安今陛下已壯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  
寄然且懸懸乃遠事觀遊屢犯不測徒知收置義  
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也惟及時蚤定大議達選親賢一人養

于宮中以繫天下之望俾 皇太子誕生之後出就外藩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惟 聖明留意疏具員外郎陸震見之毀已草願同署名疏上彬大恨矯旨五日三訊杖百餘繫餘月除名震創甚竟死輦最羸瘠顧屢絕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靡悔也旨除名彬猶欲甘心由間道走濟寧問舟歸杜門著述家貧烟火或不繼處之晏如疾病支離而手不釋卷嘉靖初召爲南大理寺丞疏稽古正學敬天勤民法堯舜保全君子末極陳明所後之義明年入賀

卒于京師贈大理寺少卿輦常言人生仕至公卿富貴矣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故竟成其志云當諫南巡時同死杖下者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照磨劉珏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嘉靖初各贈官廕子各一人校許州郾城人幼而誠確童而務學稍長卽思以孝友信義自立事母孝有不悅卽叩頭移時必得其懼心乃起父沒于旅次計至號跣奔往省抱尸哭幾絕已少蘇視面目有途塵以舌舐而拭之更

衣衾棺扶以歸廵疏上跪五日同事有憂色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屬目杖就斃仰天呼獨以不見母爲恨顧子元妻曰善繼我志元妻時年十二伏地哭絞張目叱之曰汝讀書雖未達如事君能致其身讀未何以哭爲言訖而逝遵江寧人少時父學賈遵厭賈願去賈爲儒或有言祿命不利者遵憤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旣舉進士召試臺諫顧引疾曰吾不可資人以進授營繕主事榷木荆南以廉儉自持歲榷羨手金或勸令獻之考可最也曰今獻之來者將何繼

耶必病人矣乃下令商自百金而下減筭三之一  
風水敗貲者勿筭以羨足常數比去榷行李蕭然  
草廵諫疏時抵舍獨僮奴安一人安覺之前持哭  
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今又垂空囊  
遵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謝不孝死矣兒子成  
第母令廢學卒之日貧不能殮待聘而後棺公黼  
長樂人爲人孝友沈默心事瑩朗無一不可質諸  
鬼神始士大夫知質夫者謂其清脩雅飭爲善謹  
而已及繫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出入棘署中黃  
伯固於獄中熟察其所爲私謂張行人岳曰吾取

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其歿也張爲歸其喪羅  
太史洪先曰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縉紳往往  
以諫死議者以爲於事無益徒彰主過非人臣所  
宜至其斃死者又以爲徒以一時意氣鼓動觸禍  
實非得已於是縉紳假靜重以脫禍人亦莫或非  
之嗚呼當是時彬導 上南巡行禱祠名山取道  
魯衛淮徐抵于江漢卽中土殘矣而逆濠方謀以  
侍子奸大位倚彬爲內應巡詔下彬爲危言撼衆  
衆相視莫出誰何賴諸公以死諫而南巡議竟寢  
嗚呼若是者果無益於事否耶張襄惠之語亦然

約論曰 殷皇帝時閹幸至放濁無象矣大臣節  
著行明歷坎坷不變南巡之諫舉朝頌共爲忠非  
祖宗百十年養士之效哉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諸君子之謂矣

皇明書卷之二十五終

皇明書卷之二十六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下

胡尚書世寧浙江仁和人幼艱苦寄食就學而志節  
清峻有經濟之志舉進士歷南刑曹郎與李承勛  
魏校金祐相友善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弘  
治末應詔條十一事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  
賢薛瑄入內閣皆不由翰林翰林胡儼劉球皆不  
由庶吉士罕富以教官爲給事王翹以大理寺正  
復爲御史今一切歲轉專泥科條故才賢抑塞朋

類引援幸曠然一變其故又言士風邪正係天下安危今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耻掃地趋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有語及國事民瘼當憂恤者則衆共誹笑而擠之目以生事好名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則論有司奉迎遲速爲賢否事竣還籍則視官府囑托從違爲毀譽士習如此卒不可挽宜曠然一變其習疏留中會機戶侵官蠶累萬世寧力正其罪

乃賂瑾下南道勘實御史阿瑾意劾世寧枉誣奏  
上而瑾忽中變機戶發配阿意者抵罰而世寧遷  
廣西太平知府太平遠惡領土官土官故相習爲  
鷺戾而守亦防猜不脫世寧至土官入謁甲而入  
則接以禮意有指諭輒中其機牙土官縮汗終不  
敢以貨產繭贊獻翼日行巡詣其營與款洽久之  
異時土官子弟應承襲者轉展結勘吏厭賄乃得  
世寧令土官子弟自生齒而上輒聞府年十歲則朔  
望及調集皆携見識年歲狀貌父兄有故立按籍  
爲請官於朝土官大說繭胡太守仁廉畢效順諸

招麾惟命檄創壺關關費數萬計旬日畢集太平  
州李璿拒命立擒討誅之不妄殺一人其爲政大  
都興學校均稅役完城積穀練兵實民至今思之  
補寶慶知府節約廉公藩府人畏憚不敢忤盡平  
其役賦時川蜀江西盜起陞按察副使兵備江西  
鋤強撫順民以安會首發逆濠釁幾死謫戍事具  
帝紀中及濠誅起戍籍爲湖廣按察使未上以僉  
都御史撫四川疏言四川爲土蕃所苦餉道梗阻  
宜令近邊民轉輸邊而縮其額以所縮之額配內  
地而內地毋輸邊又乞用人理財增兵將明賞罰

計處重邊以安全蜀甫四月召爲吏侍郎會大禮  
議起而江淮大饑中外洶洶世寧是議臣璁等言  
乞早定追崇之禮而赦羣臣議禮不合之失以簡  
賢圖治會又聞羣臣伏闕爭多得罪又疏言羣臣  
者志欲效忠辭乃過激乞曠然開釋消除疑阻圖  
治安且言宦官外戚不可假以威權言官不可數  
加嚴譴累千言皆切時弊召爲兵侍郎上京東邊  
儲二十五事又上仁人能好惡洪範臣無有作福  
作威易大傳不密失臣講議三章疏留中言官因  
劾世寧請下臣章宣示因求去不允擢南工部尚

書尋以左都御史召過沛疏漕河事宜既至首勸  
上虛心以執中使喜怒賞罰發皆中節及論聽言用  
人之道申明憲務職掌凡十條中外劇獄皆參訂  
務當情罪不以文法嫌怨自阻雖獄要已成必銳  
身論救數見優納昌化伯琳卒族人爭嗣世寧言  
上推恩必欲紹邵氏封者蓋推 皇考之所自出于  
孝惠太后又推 太后所自出于邵氏欲富貴其子  
孫也但琳子孫不幸中絕今爭者皆其旁枝臣恐  
賜彼一代之爵而亂彼百代之宗彼弟自弟姪自  
姪 太后兄弟不得以之爲子父母不得以之爲

孫他人富貴而本文告絕幽明之間各生嫌隙非  
所以彰 皇上明倫之智達孝之仁也事得寢  
後尋轉兵尚書力辭言外虜方強內憂日迫天下  
之人闔然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  
所聞則方賓于謙耳目所逮則劉大夏彭澤忠力  
爲國皆不得保全其幸免者皆依阿軟媚安祿養  
亂者也援姚崇李綱故事請定武畧崇憲職重將  
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士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謀謨  
惜人才十事要說時學士桂萼勸 上銷兵興禮  
樂又特疏論武略人才二事 上知世寧忠鯁趣

任本兵任不數月夙獎大奸事利整刷十五六議  
棄哈密與詹事霍韜不合論芒部功都御史王廷  
相以爲發其過大不喜疏薦賢才吏部尚書桂萼  
以爲侵官而河西之議力言九疇有功忠勇不可  
殺誠殺之快奸回輕中國語侵大學士張璁昌化  
請嗣伯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以得厚賂故誣朝  
廷柄議者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之自度不  
得行其志遂決意辭疾去逾年召南京兵尚書辭  
不起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朴忠直亮氣壯才雄  
濟以學問優於經濟始爲主事著論自贊曰信而

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  
好穉人之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而過  
有甚於此者輕淺驪疎也然瞞人之事弗爲害人  
之心弗存有利國家之事雖死勿貳三者將持之  
以終身前數者氣質之偏庶其有改乎後卒不媿  
其言席文襄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  
僖穉其疾惡如讐好善猶已袁郎中襄言余筮仕  
刑曹觀胡公身不渝中人言期期不出口及論大  
政侃侃不回居常憂國不遑寢食有不可卽閉門  
草疏無少顧忌肅皇帝知其忠鷙言極逆耳而

曲加優納一時新進之臣雖極恩寵然所敬憚優假者胡公一人而已又見幾勇決進退有禮世尤高之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

李尚書承助字主卿湖廣嘉魚人弘治中舉進士知太湖縣有善政正德中知南昌府劇賊驕藩中外孔棘承助以深略雄才撫機輒應設奇斬捕諸劇盜境內安輯而懇疏請蠲租已桃源賊起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承助曰賊乏食必且掠裴源請賴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左右而令邊兵從後驅賊必致之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太

監裴安欲奪其功誣承助竄賊朝命大理卿燕忠  
卽訊事得白歷都御史撫遼東遼故富實無虜患  
自汪直開邊虜屢入殘邊乃築堠堡清屯田緣城  
濬隍植木爲阻固邊以寧進俸一等明年請告嘉  
靖初召掌南臺進吏尚書道改刑書加太子少保  
上疏論時事改兵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督團  
營數裁候勛勛爲飛語并中端敏辭督團營不許  
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叛土魯番  
奪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與端敏相繼爲本  
兵戎政以職奏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

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皆破祖宗法腋民耗國衆莫敢誰何請裁革驕驤四衛詭冒依附不可詰請得考選清覈皆報可內臣譁言四衛本禁兵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以四衛直內得號召易集故有功隸兵部不便承助抗言二事正兵權歸閹人彰義之戰由閹振東市則曹吉祥也竟從其議大風晝晦上憂邊詔問荅言北虜入河套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爲急甘肅仰河東餉宜於蘭州時糴貯備河西災窘異時河西患土魯番亦上刺又深入地益孤危海賊套賊出入並經莊

人頌之爲刑曹郎議獄詳慎無遁情諸名法家著  
不能及誅逆瑾詔作紀事稿閣學士有撰述意各  
不自愜曰是文須史筆兼法筆乃得體今獨史筆  
不可以信後命各部屬稿上材稿上閣學士東陽  
大愛賞傳史館令勿易知嘉興府興廢舉墜悉意  
節愛民有再來楊公之稱楊公者故都御史繼宗  
也 國朝嘉興稱治行第一故云然宸濠反與太  
監畢真相結約真往鎮浙時詣濠言事發必爲應  
及濠定反材時官按察使白巡按御史曰防禦要  
路在兵潛消不軌在豫遂草檄綜置周密真以是

不得發改按察雲南土官相讐殺者六年一語立解嘉靖初歷進戶部尚書罷歸復召 上手勅命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故事戶部從部院考無得與考察事者材卽日赴天曹聽質無顧望黜留惟允士論大服是歲刑部有重獄不決者四事上命材兼掌刑部印數日間四事奏畢上 上覽之喜曰得尚書十二員如材朕無憂矣時承平久財賦不足於用又國數有大役諸邊有虜警材樽節縮愛不肯加賦於民時翊國公郭勛寵用事橫費度支金錢者百萬材力摧抑爲勛所中傷削籍

去卒生理蕭然材嘗言書生業爲儒入官廉自吾  
分當爾不可對人言况持此驕人乎又曰要錢不  
做官好官不要錢吾不爲子孫計者恐上負吾君  
下負吾民也平生爲國薦賢不求人知又平生無  
報復崔文敏嘗云詔還梁儉庵途人丐子相語曰  
天眼開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擁留宜也  
西長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予嫌其敝陋儉庵至  
卽居之但掃地塗壁而已蓋廉靖如此

吳尚書廷舉湖廣嘉魚人戊籍梧州成化中授廣東  
順德知縣潔已如水惠民如子減賦息訟刻家禮

戶頒致行之都御史屠滌召見之語甚溫前請事  
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屬我爲修其家廟今煩令  
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  
敢費滌嗒然意恨之市舶太監出銀市葛規入賄  
廷舉卽以銀市二萬進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  
金且葛雷產非廣州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  
宗器者特惡之曰是抗上官市已能會廷舉撤寺  
觀若諸淫祠材葺學宮書院公館欲以爲罪按會  
至竹木碎屑不得間有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  
廷舉生其少子榜門示辱後少子改行泣訴曰公

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榜其門大爲先人羞請就死廷舉惻然撤之御史卽捕盜令自首賂異知縣乃毀門表及不竟前事盜曰死自盜分不敢誣廉令加嚴刑無貳辭時廷舉日囚服梏手詣訟所分折無私狀甚具御史不得間乃已會屠入爲吏尚書遷成都府同知廣東盜起以馬端肅薦陞兵備僉事討平之正德初逆瑾方專恣廷舉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非正費司禮有打點錢大不經省帑稱貢者進內府稱司禮打點賂瑾也瑾大怒矯旨以枉道歸荷校不死戍

鴈門瑾誅江西盜起總制官數易兵不力歷數年  
費巨萬而賊倡以右叅政召討桃源賊廷舉多智  
善應變喜以爲是盤錯可試也欲設竒取捷諭解  
之爲賊得耀兵力刦之必求撫廷舉辭色無撓居  
數日顧得賊中要領誘盜執其酋以出已復入討  
平之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  
傳役兼副使撫平嶺西徭已陞副都御史賑湖南  
還勘永順保靖兩口江夷情爲堅明約束條奏  
上已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時濠逆頗有端疏江  
西軍政六事爲豫防濠見之大忌恨嘉靖初召爲

兵侍郎忤輔臣既南工部晉右都御史理南京折  
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折肅然廷舉長身  
而瘠面如削爪敝衣穿帶無藻飭而神采英毅言  
行必自信人鮮能奪陞南工尚書卽疏休所居湫  
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外之田丘墓之寄僅十餘  
畝而已卒無以歟殯無棺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  
下之在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餘矣以貲貢廷  
舉悅其文竒兄事之玘病痢僕役死日爲煮藥餌  
飲之負登廁一晝夜十數反玘旣瘥與同舉進士  
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後獻臣生我也

順德生梁景行直而文廷舉與之友厚善爲數薦  
於朝好薛文清胡敬齋錄采其要語以傳慕陳公  
甫獻章尊事之崔文敏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  
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實行定力鮮儼也吳公衣  
食人廣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瘁九  
死不能一日安於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比卒未  
聞有報德者孟子曰命也矣是時諸卿中有尚書  
喬宇孫交彭澤之倫然皆不久罷去宇山西樂平  
人博學好文有儒度士負一藝而上悉見獎拔侍  
官屬以禮遇輿臺有恩雖怒未嘗有出惡言遇大

事從容裁處武宗朝爲南京兵尚書有社稷功具上編中嘉靖初召爲吏尚書正銓選抑奔兢杜請托錄遺逸部政秩然朝廷改觀

馬都御史卿河南林慮人領鄉薦入國學與天下名士關中呂柟崔銑馬理山右寇天叙河南田籽汝等日切磋後皆爲名人弘治中舉進士對策卽上言政事之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私於廠衛皆時所忌惡者正德初授戶科給事中瑾誅請革亂法復舊制表忠放佞諸陳言可施行者畫一行同會試考糾斬學士家奴洩試題見忌出知大名時薊

盜亂域中大名乃戎馬午達之地卿憂之至郡卽修城浚隍礪器募兵練保伍明賞罰人思自奮寇至不能難又請留米運若干斛以救饑故經劇盜而道樹不伐民安不流遼東寧果者愴人也始附瑾得都御史瑾敗逐去又賂永求復官永諷諫官論薦起之卿時在科持不肯曰世界無人寧用駕如卿者可也畿內何罪復令渠壞之耶至是中傳旨以都御史撫真定甚銜卿百方据制之令立供軍需二千金卿曰必得印信公移乃上御史張某本卿同年生乃附果傾卿已寧張顧俱敗而卿名

益起河决大名恐妨漕卿急發徒塞之或謂河易敗難復盍請大臣董役可分過卿曰今卽塞易耳脫上流決益開將煩民愈深且大臣出將費不可貲竟自塞之河旋奏功毀寺銅像爲軍器政暇課諸生教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備溫處兵孝豐民湯氏作亂弗能平卿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無一日而忘死此爲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彼必知豪右以湯故得寬征欲存之以爲利且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隘如鼠鬪穴中彼翳林木可以設伏安居以待我我仰攻甚勞

或連遭暑雨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  
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  
多疑少決則可刦雖甚桀鷙然未見大敵則可威  
收召豪傑結讐家明示利害而驅之以刑賞則可  
用榜喻牒說降赦逆誅我威旣振彼思自脫則可  
離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  
而勝勢固已前定矣時不能用改山西提學發揮  
理學敦考行誼梓文章正宗以振時文之陋晉士  
興焉晉叅政妖民欲乘晉王之葬以作亂卿知之  
備嚴不得發御史不然也行部爲盜襲幾不免顧

大索欲多殺以雪恥卿從容開釋其無辜嘉靖初  
晉浙江布政使爲織造太監所抵誣逮詔獄謫鶴  
慶知府一靖以寬簡均徭平賦通水利行鄉約教  
誨生徒夷俗不變土官叛或指卿間道可逸也卿  
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何居卒諭他土官討平之  
晉按察使都御史蔡天祐撫大同薦自代曰卿氣  
量可以理棼結臣不如也晉右副都御史督漕淮  
會漕塞議者紛紛言復海運開濟汶卿曰令六月  
無漕者京師困矣他豈及救哉盍姑紓目前急  
乎仍疏河而固隄水無得泛洩漕旋通而卿卒矣

卿見事明慮深而不泄和易有大度而內嚴繩墨  
學主本六經淹貫子史而一之於躬行爲時哲衆  
信云

楊尚書廉字方震江西豐城人成化中進士吉士爲  
南戶科給事中所建白皆國家大體邊防要務以  
經筵講學爲出治之本疏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  
王鏊宜備日講劉大夏謝鐸林俊王鴻儒宜任大  
政清查後湖冊爲著令兵部議出洪武永樂時版  
籍謄之廉奏言年歲久遠冊萬有一不完暴之天  
下姦僞且日滋非便然遠年版籍誠戶口根源宜

添造冊庫稀架薄帷便晒晾以重本以南光祿少  
卿入賀千秋節因極陳輔導元良之說甚具累順  
天府尹以水旱連年軍興繁亟於根本可慮請出  
內帑以佐費無病民又奏免水旱民夏稅萬七千  
石悉力振貸創底簿稽所屬財月出納數品式詳  
具令通曉吏不得緣爲奸盡革諸和買借辦之弊  
府收帑金數十萬立法類解簡而有制侵欺畢絕  
所施設優裕計經久民甚賴之廉資望素高人或  
疑其用至是乃大服陞南禮侍郎疏論交修論廟  
祀論巡游語皆切至會武宗至留都奏臣僚冠

服當如朝儀又請謁太廟皆得允 肅皇帝登極  
首進大學衍義節畧旨俞荅大禮議起率諸卿疏  
請考 孝宗母 昭聖崇正統一之義旨報聞致  
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廉博學能文於書無不  
讀而篤意於理事親篤於養志移祿具甘旨而自  
奉甚薄睦愛兄弟清約嚴重望之凜然就之言溫  
氣和愛人好士一出於誠心論事據經義傳以律  
令所著有太極圖纂洪範纂要國朝名臣及理學  
名臣言行錄諸書羅文莊稱其旁搜博取窮深反  
約名實相副爲醇儒云

何侍郎孟春字子元郴人也性稟超異黎文僖一見  
目爲奇童稍長李文正携所業謂同官曰此當表  
吾楚弘治初舉進士官兵曹馬端肅劉忠宣督器  
重之有大政必咨丁大父憂去官忠宣念之如失  
左右手擢河南右叅政決疑獄稱神所施設務主  
於便民嘗行部鈞州得外臺檄言山東盜起集民  
兵爲備孟春以傳聞未必審而農時不可失持不  
行旣而果無警入爲太僕卿民扶携滿道得人心  
如此旣條馬政本末以上兵部取爲條例奏行之  
寺儲馬備不虞武廟欲取給他費力持之得寢

以右副都御史撫雲南所興革尤多征十八寨斬獲萬計立永昌府增置五長官司五守禦所以填之增歲賦若干石陞吏左侍與喬司馬宇林司冠俊彭都御史澤汪少宰俊同居位贊謀謨時望治平焉嘉靖初大禮議作孟春疏三勸上從初議甚懇張主事條十三事證其說孟春卽夕具疏條辨之率百官伏闕請時大典未定衆觀望附和非必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惟孟春實由衷謇謇也詔奪俸調南工部於是中外論薦吏部會推皆不用旣乞休明倫大典成坐削籍卒孟春性至孝

父官刑部郎卒扶襯南還風飄舟下流抵石崖翼  
日乃定孟春抱襯相爲存亡居喪毀其母病瘞弗  
良于言嘗揣色候得其意一夕寇至親負之而逃  
撫弟妹甚厚於書無不讀而考訂特精

吳文端公一鵬長洲人弘治癸丑進士以翰林庶吉  
士爲編修大臣有遭讒去位者疏請留以全國體  
正德初陞侍講同修 孝宗實錄成當進秩以逆  
瑾竊柄例改官南部員外郎瑾誅陞侍講學士累  
預纂修恒極精審擢南祭酒太常卿師範嚴整享  
祀精潔於前政有光以雷變陳修德禳災之道

世宗卽位入爲禮部侍郎經筵進說要在開悟  
上心爲宗社生民計使安陸改題 獻皇帝神主  
迎致京師有白金文綺之賚 武宗實錄成以纂  
修進尚書乞 展墓還以江南亢旱江北水請蠲  
租發廩以賑且疏河流以便漕 上嘉納 詔舉  
堪任內閣者僉屬之以議禮不合改南吏部而老  
一鵬事親孝於故舊有恩與物無競口未嘗及人  
過而妍媸了然和厚外益望之知爲吉人君子也  
論者以爲吳文定厚德清文先後輝映云

毛尚書伯溫字汝厲江西吉水人爲人廓落多大畧

正德中進士爲紹興府推官斷獄詳慎務中情當  
道有疑事輒轉莫能詰必屬剿治之拜御史論劾  
不避權貴按福建河南湖廣所至劾貪進良釐賦  
平役禁諸司和買以靖民巡河南時鎮守中人往  
以奸按吏得直愈自恣而市大猾倚爲奸伯溫至  
名捕市猾必得之閹怒以爲是鉗辱我也必理之  
伯溫聞故徑詣閹所索飯曰吾未朝食食我閹強  
具食曰食我必宴樂醉飽閹強爲歡酒半日外間  
傳公有違言顧乃能待我食若此耶閹大慙謝伯  
溫笑曰吾固知若無是也聞若山東計御史費金

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人憐之若旣失利渠乃得名又人人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懲也閹謝不敢與大笑痛飲而別在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雲民伯溫一繩以法仍請詰治輔導官湖中盜出入水中而剽掠乃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互相抵伯溫移守備居岳州兼統之空以屏息所蒞有明威機變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希奇事雖踵訛謬必歸之毛巡按云 肅皇帝卽位太監張鋟張忠等以姦罪論死其黨欲陰庇假奏牘點汚蔑易辭伯溫言忠鋟輩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

忠使 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 陛下卽位詔  
下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  
坐視玩法此必司禮太監蕭敬常霧同惡相濟而  
然也豈新政之所宜臣謂敬霧不誅恐明詔不信  
於天下疏入中官爲屏氣擢太理寺丞尋轉僉都  
御史撫寧夏屯田練軍重農力稽會大獄起罷歸  
代宗室而下三千人疏留不報十年起督鴈門尋  
以副都御史召還以詿誤復罷歸上以安南久  
缺朝貢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以廷臣會推起復  
爲右都御史托疾終制乃起陞尚書督天壽山諸

陵石柱道遠車摧勞費甚伯溫以意製八輪車前後聯絡隨險夷低昂工作易就而事辦上聞之吾已亥上狩承天勅督宣大山西邊將發賜大紅金綵飛魚錦袋銀瓢刀以行伯溫至邊簡將帥嚴間諜峻關隘增斥堠均犒賞築五堡邊以無事進太子少保召還臺庚子上決計征南交詔伯溫以兵部尚書往督師聽便宜行事伯溫集衆思宣威德而耀之以兵竟降交南而還進太子太保賜銀綺促入院三事具邊防夷狄事中伯溫舉時弊當釐革者列八事上且言近侍刑獄任情民多

冤死官司相蒙多承風旨伺喜怒剥民爲供張釣  
取機利奸僞日肆貴賤化習風靡俗流漸不可極  
請一一覺察如法 上俞允行尋改兵部時諸邊  
將領遷轉計納賂厚薄爲遲速而邊將浚軍士月  
糧以償負如古所謂債帥者伯溫痛抑訶覬以杜  
倅門勅提督團營時以營卒內耗議招募伯溫言  
兵貴精不貴多誠招募良民不必應而獨爲市賈  
遊食者所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請申法嚴令自都  
指揮而下逗遛者斬新軍衛士多勲貴子冗濫莫  
詰銳意清汰而怨讐日起伯溫廓易能盡人有容

詢輒虛已相下雖廝隸得自盡以是將領勇怯知愚無不周知故任使輒稱諸邊將調兵食立遣無牽制邊將安之 上甚眷注會巡撫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而虜猝警戒嚴方得罪伯溫亦見謂不憂邊罷歸踰年卒伯溫豁達友愛與人居言語歐歐不爲厓谷急人之難援之不克邑邑如有失氣宇沈緩臨大事剖疑折奸聲氣不露樂受人之言卽剗文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字者念之終身故所至有聲征安南柄議者倖功有冀望而伯溫奉德意保全生靈未嘗張變幻聳觀聽故

南文底定焉

周尚書金南直隸武進人正德中爲給事中疏請復常朝規退覽章奏總乾綱自斷又言國儲蠹於冗食乞澄汰又言中官以迎佛若織造討引鹽相繼募橫於道路皆人所難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傳已有娠金疏請誅昂女黜還家銷宗社大孽云時閹幸相繼擅國金敢言然濶達練人情又周防故卒免於難遷太僕卿遷僉都御史巡延綏以副都巡宣府保定始至延綏時會總兵入鎮諸偏裨欲傾城出迓金曰脫虜有警當柰何命諸官各留

一人城守而戒遊擊將卽出迎毋過三十里時諸  
將生長邊咸以爲暑月非虜入寇時竊迂之明日  
虜果入欲伺間官留者出擊之而遊擊自三十里  
外入援虜駭有備遁去金谿達有帥臣體善煦愉  
接下邊人見色詞則已心安而政又益務寬簡笞  
一走卒時窮冬無袴襦見之惻然釋不笞太息曰  
邊人窘乃若是於是爲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使人  
人有重生之心又築墩葺牆疏渠滄水以休燠溫  
帖之邊人愈信愛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而宣府  
總督馮侍郎者以苛刻失衆心金數爭不得諸軍

糧給不時又鞭之衆遂憤罵共圍府侍郎不知所出金時方卧病聞之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至則罵以爲是若輩削剥之過不然諸健兒何至是軍士固愛金聞金語氣益平乃羣跪爲諸把總請金懇惻曉諭立散解而總制自是心愧金其應機類如此蒞鎮五年撫軍策攷邊城晏閑邊畔緩帶訖去無敗事自金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亂起家以右都御史巡保定近事撫按巡事而巡撫往往讓御史權按史李有疑疾入屬邑聞砲聲以邑令謀殺之怒甚欲杖死令廣平守爭又以守謀已

發卒圍捕守一城盡空金馳至撫定露章劾巡按  
罪臺議庇巡按金力辨竟黜之金本通達不立碑  
碑名然利害大體不侔阿如此鎮鳳淮 章聖梓  
宮南祔始奉旨由水而諸護大臣至儀真憚江險  
議從陸金力爭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 玉  
體馳峻坂撼頓動聖情柰何乃決從江以鉄組維  
舟竟如期至承天沿江千里居人免發屋伐樹及  
數萬人夫得無走死山谷中金之力也轉刑尚書  
尋改戶部致仕去卒贈太子太保謚敏襄金內行  
甚飭已貴自奉如居約時五十獨居未嘗畜媵妾

好獎掖後進喜讀書能詩

聞莊簡公淵字靜夫鄞人少而莊儕正德中舉進士官刑部主事時逆瑾大放悖以失囚召諸郎吏頓辱之同舍郎蒲伏謁失措淵踽踽自如瑾顧太息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之及瑾逮廷訊猶睚眦廷中辭不伏淵數其僞造符璽蓄兵甲當誅狀折之遂語塞誅遷吏部考功郎大吏賂朱寧有關說太宰完怵之淵不可竟議斥累官應天府尹中官受民詞下府幕治淵持不可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貴人議獄必有

詔可矣進太常卿 上齋宿南郊有謹者命太常  
察以聞衆太恐欲執一二人以聽令淵入奏曰百  
執事咸在昏夜莫知誰何幸寬之事得罪初張桂  
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之淵獨是其說張板與共  
事不應曰終不與勦說結主知及張得政侃不阿  
附歷三品九載始進南刑部尚書自陳擬致仕  
上不可召入爲兵部尚書率郎屬折節勤事無留  
獄拜吏尚書務正已以表庶官時袁州當國淵竊  
自嘆曰使臣得先十年居位猶庶幾自効今何能  
爲又時多諱不敢請避位獨謙謙端居守已而已

以考課自陳致仕去淵節儉出天性官尚書十年  
獨一冠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家食歸不一問生業  
卒贈少保謚莊簡汪道昆以爲公閑廓沉深若涉  
北海不可爲量當持重不發時不啻注一矢而引  
千鈞乃發卽百步外無留行必命中云

歐侍郎鐸字崇道吉安泰和人少穎秀甫冠正德中  
舉進士治經史益精累虞部郎中貴鎮臨清者請  
得比江西故事假餞督軍大臣莫能難鐸言無事  
不得弄兵中土節鍼不當輕假中貴人不當帥江  
西之變以一切從事不可訓也且後將無紀事得

寢以便養乞南改南兵部武庫郎當給諸曹署隸  
直鐸戒吏懸直待給母先顯者母予美能聲赫然  
尚書喬公宇數試以事大驚曰賢自愛老夫且退  
避矣大疑議必咨決語至丙夜留共旰起陞延平  
知府蕭司禮敬郡人也家憑籍爲暴橫列肆櫛比  
侵官衢輸將把府縣盡莞之恣強買民田而遺其  
賦於民獄犯者相繼鐸申救火令民十室輒斃斃  
爲大牆廊官衢務簷桷相遠而蕭氏廬肆多毀者  
又嚴包攬之禁按逋賦歸之田者會蕭氏奴殺人  
於渡口立捕繫鞫坐之於是司禮乃大恨曰我在

也乃轄轔我家爲名高太宰完舉治勦調守福州  
鐸曰嘻此其意欲困我與鎮守太監忤將籍乎我  
也疏引疾部不可促之官至府而鎮守尚璫者已  
盛氣待之矣鑼裁供饋禁豪索鎮守諸門客不得  
肆數嗾尚欲有所洩怒會頒胙鐸曰胙散祭品頒  
神惠而止益市肉何爲於是諸司胙損舊十之九  
尚怒曰往胙我羊豕具今大損何也令隸昇肉委  
郡庭而去鐸陽爲不諭意也者好謂諸生曰尚公  
無以若相禮故勞苦之乎趣分肉詣謝會迎春又  
削其宴勦曰時當布德施惠而傷財病民何春之

爲迎尚大恚肆詬罵語誇甚鐸徐拱手曰此豈臣子所宜言徑趨出而城中謠言府且發諸門客奸鋟其私橐於是諸門客大懼交說尚釋憾而尚亦中悔因三司謝過而鐸益自厲爲苦節會編里甲鐸以爲府海六山三田賦僅十之一里役不當優仕宦盡免致偏累齊民於是謗大起以謂方稜乖戾非人情不可近汪御史珊按閩不爲搖獎薦之嘉靖初入覲舉治行第一陞廣東提學副史務樹人重黜汰累南京光祿卿光祿錢穀關內監爲勾稽乾沒裁節耗蠹歲省賦數千石之以都御史撫

南畿以蘇松常三郡漕賦當天下而田與賦最不均又清其戶役賦役頓清語具賦役志中會昭聖梓宮祔顯陵供張辦而所爲待中貴人者無加禮以得効時已陞南兵右侍郎詔罰俸然上亦以爲是不借譽吾左右也會吏部右侍郎缺會推再上再不允命推法官老練者意在鐸上鐸名立報可佐冢宰考察稱平以九廟災自引咎有未老而衰語觸上諱致仕鐸天性篤孝事繼母順念伯兄以失母故幼相依爲命友愛特隆方吏部特恩分宜相欲居德自予而鐸自以孤誠受上

知弗謝也以得罷終方介若此時歐陽文莊德師表人倫傾引當世侍郎塾恂恂雅度外狀若處子而判導棼錯遊刃無窮論者太息於歐陽氏之多

賢云

王學夔字一卿江西安福人正德進士授刑主事改考功以諫南巡跪闕下杖之嘉靖初上謹始疏既又疏抑戚畹疏宥言官侃侃不回繇文選遷太常少卿左遷福建叅議撫鄖陽累官吏侍郎南禮吏尚書改兵部致仕郎署抗敢言節而典銓又以清通稱居家平易恭謹接下士不以前輩自處少倨

高也王維楨評其不陰庇一士陰納一物及歟歷中外周旋八座廉靜之操不易云年踰九十詔存問者再卒贈太子少保謚莊簡

丁湛字子一彭澤人嘉靖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時分宜當國湛首發其奸杖罰下幾斃鐫秩量移南曹晋四川參議浙江副使旣考績四閱月值黃岩失守分宜猶追罪之坐落職分宜敗卽家起廣西叅政按察使引疾歸一日就中庭正襟危坐持爲善陰隲書呼一二子授之卒